

● 萨满教文化研究丛书

● 富育光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萨 满 论



萨满论

富育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满论/富育光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9 (萨满教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205-04422-7

I. 萨… II. 富… III. 萨满教—宗教文化—研究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38252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字数: 293千字 印张: 13 $\frac{1}{8}$ 插页: 4

印数: 1—1 000册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中平

责任校对: 许光云

封面设计: 李国盛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28.00元

目 录

| | |
|-----------------------|-----|
| 绪 言 | 1 |
| 第一章 北方文化初萌期萨满轨迹 | 7 |
| 第一节 考古学中萨满的历史影迹 | 7 |
| 第二节 氏族与萨满 | 22 |
| 第三节 萨满现象的地域观 | 44 |
| 第二章 氏族的圣者——萨满 | 62 |
| 第一节 萨满产生与萨满特质 | 62 |
| 萨满的产生、职能与特质 | 64 |
| 萨满的“自我感应”与“自我倾向” | 80 |
| 第二节 萨满“乌云”与丧葬 | 93 |
| 第三节 萨满与近世文明发展的抵牾 | 114 |
| 第三章 萨满原始神论及“迷痴”形态心理剖析 | 126 |
| 第一节 萨满神论再析 | 126 |
| 第二节 萨满“魂”、“气”观念再析 | 136 |
| 第三节 萨满的敏知思维 | 146 |
| 第四节 萨满“迷痴”形态精神心理剖析 | 152 |
| 第五节 萨满“迷痴”形态精神心理剖析（续） | 172 |

| | |
|------------------------------------|-----|
| 第四章 萨满造型艺术及象征内涵的思考 ····· | 192 |
| 第一节 符号是萨满的文字····· | 194 |
| 第二节 萨满神服的造型结构与符号考析····· | 206 |
| 第三节 萨满神帽的艺术造型与象征观念····· | 238 |
| 第四节 萨满图像艺术与幻象意念····· | 252 |
| 第五章 萨满原始声动观念及象征特征 ····· | 261 |
| 第一节 萨满对声音的探求与声态象征····· | 262 |
| 第二节 萨满精神和心灵的艺术 ——神词与歌····· | 284 |
| 第三节 萨满神歌选析····· | 302 |
| 第四节 萨满祭神舞蹈与假面造型艺术····· | 321 |
| 第六章 萨满对原始天象、地理以及医药的探索 ····· | 351 |
| 第一节 萨满对天象经验的探索与积累····· | 352 |
| 第二节 萨满对北方舆地知识领域的开拓····· | 381 |
| 第三节 萨满对医药学的探索····· | 393 |
| 后 记 ····· | 414 |

绪 言

萨满,这在世界人类文化史上颇享盛誉而又令人敬畏、崇拜的神秘称呼,已日益为世人所熟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对中国北方诸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视与热心抢救,硕果显赫。尤令人感动的是,许多位本民族可敬的老者、农民、萨满后裔……,不索酬劳,游说族中,共同追忆着线索,历史久远的民族传世遗物接连面世。几经沉浮与变革,一些手抄神谕仍妥藏于各姓之中^①,不能不使人惊叹民族文化永葆不息的生命力。一个热心铸建中华民族文化博物之宫的夙愿,正被中国有识之士们苦心孤诣地辛勤实践着。

世界比较宗教学著名学者、芬兰土耳其大学教授劳里·航柯先生,兴奋谈述中国萨满教遗存对世界人类文化学的贡献,提供了考察基地与活态例证。国际萨满教研究会主席、匈牙利社会科学院教授米哈依尔·霍帕尔博士,两次来吉林满族人家访问萨满,为能同萨满晤谈兴奋不已。在他主编的《萨满论集》中用大量篇幅公布中国萨满文化图照与文章,向

^① 近些年,各族珍藏的民俗生活实物、手抄神谕、谱牒以及萨满神器等,被陆续征集上来,对于促进民族文化研究、创立我国民族民俗文化中心,使其为我国改革开放服务是件可喜的大事。

国外热心介绍中国研究成就。美国等国家学者亦纷纷来中国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考察中国萨满，到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大草原，熟悉鄂伦春、鄂温克萨满的信仰与习俗，探讨国际相邻民族间萨满文化形态的相补相异特征与演进规律。中国萨满教学研究，正走向世界。

从国外萨满教研究的大宗信息与发表文章分析，当前萨满教研究总趋势不外两大走向，其一是依照萨满教所普遍表现的巫术共性，不分地域、不分时限、不分赤道南北的全球性宏观比较研究。这在世界各地已为不少学者所认可。其二，便是依据萨满教初始创立的地理范围及其所积淀的古文化遗藏和历史嬗变，追寻和摸索人类初兴期种种稚趣的生存烙印，进而揭示古人类何以在冰域环境中开拓与高扬生命之光的秘密。这类研究与探讨在世界人类文化化学研究中年代也甚久远，涉及地域主要为地球北半部的欧、亚及东北亚诸国学者居多。他们所生存的空间亘古以来，便是萨满教孕生与传播的土壤，而且北亚诸多地方之民族，至今仍有萨满教信仰和生息的余波。萨满铿锵激越的皮鼓声偶尔依稀可闻。因此，揭示萨满们的神秘举措及现存形态便有例可寻。当然，在目前北半球地域萨满实际活动范围已经在缩小，主要在俄罗斯东部广阔地域生活的原土著民族、中国境内东北及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等中国西部邻国亦保存有萨满教的些许影迹。纵然如是，这些地域今存萨满的文化遗迹，已经绝然不同于往昔。文化现象历来是与创造文化现象的主人——人类自身因所处生存环境的不断改变而使其文明程度也相适应地变化着的。作为代表地球北半部古人类文化信仰特征的原始萨满教，毫无例外地要受到社会的震颤与频频更迭的严肃考验，有时被丰富着，有时被淡漠着，时时

刻刻受到社会发展的磨砺、荡涤、挑剔，沿袭数千年，这位从荒古走来的文化老者，满身文化积尘，早已被摸拭净尽，竟而空留威严的体壳而腹内枯瘪中空。这对我们热衷古文化的采掘者来说，是莫大的惋惜。鉴于此，北亚、东北亚不少民族学者，对仍活动于身边周围的萨满教形态，不遗余力地捕捉、采录，从事微观普查和研究。特别是通过多方渠道与角度，追寻、积累、采撷萨满教文化残花散蕊，众多被贬斥或失散的残器陈物拾得后整修复新，一些萨满文化的知情人、活字典、收藏者，受到应得的尊重与纪念。这一切都使濒于衰落的原始萨满教北方文化遗存，出现复苏与理想转机。据我们所知，俄罗斯东北部楚科奇半岛、堪察加、鄂霍茨克海沿岸以及雅库特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地区、伊曼河流域、海参崴地区等各地所居住的诸土著民族，在国家与有关科学部门的高度重视下，民族学中萨满教文化得以充分抢救与整理。近些年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著述是颇有成就与影响的。中国近些年亦将萨满教学作为民族学重要组成部分予以足够重视和实施积极抢救措施。总之，上述两种趋势性研究，各有特点，均从各自所处地域环境与条件，探索人类所共同经历过的原始观念崇拜方式及其在人类文化学中的地位与影响，宏观与微观殊途同归，使萨满教学成为近世最为活跃的热点学科之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谈过一句很富哲理的名言：“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黑格尔也备崇人类历史的不朽价值。他说：“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然而‘历史’给予一个民族以他们自己的形象。”^①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不论取用什么用具，不管表示得如何粗犷简约，能够最先懂得和创造记录自身群体生存轨迹和历史的人们，永远是功不可没的伟大智者。中国东北自古以来素称谓“东北夷”^②，“古肃慎氏遗墟”^③，不咸（长白山）、浴水（黑龙江）之乡。《瑗珲十里长江俗记》称：“……向属荒蛮，山高地寒，风劲不休，族悍野氓亘沿祖习，啖兽衣皮，祝颂自娱，概以日炎舞夏，草黄祭岁，罕与林外通。”因长期语言难解，交通崎险，尤其节气、水土、饮食不和，屯寨星散凶疑，中原人士极少深进。有关我国东北地方古史民漠，周秦乃至隋唐宋明历朝虽有零散记录，清以后外国探险者与民族考察者亦有些旅行调查，但都为概略纪事或是浮光掠影的记闻。写真同传闻不辨，后世相踵征引。在漫长的北方先民历史交融中所凝成的大小大小、参差不等的氏族乃至民族集合体，都有着地域性、血缘性等十分复杂而强烈的民族内向性和民族自保性。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深层次的独特思维方式、文化结构和生存脉动规律，非其自身成员或非经收纳置身其间之外族人是无法释解、测断与情感沟通共鸣的。

笔者潜心经年，反复鉴考所征得的诸民族手抄文字、绘画资料与实物，使我发现，北方诸民族，包括黑龙江以北、乌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06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② 《史记》卷1，第43页。

③ [清]西清：《黑龙江外记》卷1。

苏里江以东滨海的北亚、东北亚诸多阿尔泰语系原土著民族部落，至今崇尚本氏族和相邻氏族德高望重、有名有姓、已故或仍健在的民族文化代表——萨满。萨满所遗文物在不少家族中常常可见且被奉为圣物珍藏。在悠久的古史传说时代或与我们稍近些的时代，是萨满为我们留下了原始先民叱咤风云的历史及其粗犷强劲的原始文化，留下了先民走向文明一踪踪蹒跚的脚印。萨满纵然带来历史的尘埃与蛮荒的野性，笼罩着巫的神影。但他们无愧为氏族文化的构筑工和开路人。他们是民间文化“史官”。世代为了氏族生存和安危，与灾害、疾患不知疲倦地抗争着、挑战着。法国著名社会学派巨匠列维·布留尔引用名画家凯特林的话说：“他们声称，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巫医，因为我创造了活的存在物。”^①萨满就是“伟大的巫医”，对人类古文化的汲纳、创造、遗存与发扬，充满着生命力，有着辉煌业绩。

近些年，国外信息与大量发表成果还显示，萨满教研究方向，不约而同地都在追求与攀登萨满教中的制高点——剖析萨满。这是符合逻辑的必然进程。萨满，是原始萨满教这座神秘而扑朔迷离文化圣殿中最高主宰者。可以说，原始萨满教的一切宗教意识和宗教行为，其根本的原动力与核心灵魂就是发自起绝对支配地位的萨满。世界各地特别是北亚、东北亚、北欧、北美等地对萨满教现实存在形态的广泛触及与宏观调查，已经获取清晰的认识和丰硕的进展。在萨满教深入研究的今天，只是总体地俯视和叙述或者一般规律式的研究，远远不够了。萨满教文化现象，不论其存在时限、所传播地域，或者所包容的人类文化内容以及对历史和社会所构

^①〔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成的重大影响，在世界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可以轻视的丰富性、突出性和独特的人文地位。人类可以从各方面汲取其不同的需求和营养，在人类思维观念、天文、地理、航程、医药、生产工艺、文化艺术等各种领域都有过伟大的求索和开拓，庞大的古文化遗产取之不尽并有待总结和开发。诸如，许多记述人类古史和古人行为轨迹的神秘岩木痕画，许多琳琅满目的象征符号语言，许多粗犷玄奥的舞动暗示和声响音律，许多千奇百态的雕饰遗物……，必然表示远古人类细微、深邃的某种原始动机与行为，都是人类生命的倔强抗争和呐喊。总之，所有原始萨满教一切观念、意识、心理和行为态势的表露，如果不从众多萨满独有的内外表象和自我心灵倾诉中仔细鉴别和分析，是无法释解清楚原始萨满教的真谛的，当然也得不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

这也正是为什么二十余年来，我与身边诸多挚友，不分寒暑，锲而不舍地迷醉于萨满的内蕴。但，萨满文化毕竟是昨天的“文化化石”，是一定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下的产物。其趋势任何力量也挡不住原信仰族众对它的送别。我们为了科学考察和研究的方便，沿袭旧说，统称萨满教。但近世中国萨满教已是一种残存的信仰形式了。

中国有句古语：“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我们只盼与国内外同道与朋友们，切磋合作，为人类文化宝库做出贡献。

第一章

北方文化初萌期 萨满轨迹

要探索中国北方特别是我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古代先民文化初萌时期的萨满原型及其活动轨迹,回答古人在原始生存抗争中缘何要产生萨满,萨满与其朝夕谋生的社会集群又是何种殷殷相依的融乳关系诸问题,对我们今人和民族学、宗教学、人类文化学者都确实是很感兴趣并期盼得到答案的奥秘。

第一节 考古学中萨满 的历史影迹

在漫长的人类生息的历史长河中,作为原始氏族信仰核心代表的萨满,究竟是在原始社会什么时期出现的?这个问题,在国内和世界萨满教学界都很注意并有阐述,但还没有准确一致看法。正如前述,萨满教是以萨满活动为中心的宗教信仰行为。萨满活动最初始的地域,主要在东北亚亚寒带、

寒带广漠地域的土著民族之中。“萨满教是西伯利亚和乌拉尔——阿尔泰民族特有的一种宗教现象”^①，“最完整意义上的萨满教见于北极和中亚地区”^②。“欧亚北部和西伯利亚是萨满教流行的主要地区”^③。施密特神父并认为，“萨满教流传于北亚以南”^④。萨满教产生的上限时间，秋浦先生指出：“萨满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至今还保留着它明显的印记。”^⑤这个看法，符合国内外不少学者多年来，在萨满活动传播区的调查情况。前《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萨满教作为宗教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在阶级社会以前的氏族社会，特别是在无阶级社会瓦解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些氏族比较高的发展阶段，成为一种宗教残余而被保留下来。”^⑥已故匈牙利著名宗教学者迪欧塞吉，在他为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萨满教”词条中，更明确地指出：“萨满教兴起于阶级社会产生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它曾流行于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民族之中；它曾以多少变化了的形式继续流传于已达到家畜饲养和园艺阶段的民族之中。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它发生并进化于养牛生产的更发展的社会中。”^⑦俄国 19 世纪 50 年代的年轻有为的著名蒙古学者 Д. Б. 班札罗夫精通蒙语、满语，并研究突厥语。在他著名的《蒙古的黑教或称萨满教》研究论文中，言简意赅地明确提出“萨满或萨满教僧侣起源于太古”。班札罗夫撰写本篇论文时

①② 米·埃里亚德撰写大英百科全书《萨满教》条。《世界宗教资料》，1983 年 3 期。

③④ 《世界宗教资料》1983 年 3 期《国外萨满教研究概况》。

⑤ 秋浦：《萨满教研究》。第 5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⑥⑦ 引自《世界宗教资料》1983 年 3 期载《国外大百科全书“萨满教”辞条选》，于锦绣等译。

年仅 24 岁，刚从大学毕业，是 1846 年，距今已经 150 年了。这是关于萨满产生时期在国外我们发现较早的研究结论。关于萨满在原始社会最早出现的宗教形式的论点，无独有偶，前《苏联大百科全书·萨满教》中，也非常清晰地阐明：“萨满教是在原始社会制度下产生的大多数民族的早期宗教形式。”^①

上述列举的国内外研究论点，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在国外，一些著名辞书以及前苏联学者早已对萨满教产生时限问题，有所研究，并有清晰结论。在我国，也有些学者持基本相同的认识，认为萨满教产生在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应该萌生于前期，而发展繁荣于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这种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而持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论点，惟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些辞书^②。判断原始宗教产生时限的科学途径，还是应该依据国内外考古资料，特别是我国北方 50 年代以来，广泛深入的萨满文化调查成果，除此亦应参考国外萨满教研究的最新资料与成果。

笔者在《萨满教与神话》一书中，简要谈及萨满教产生的时限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旨在认识萨满和萨满文化的人类文化学地位与价值，并且亦是评鉴萨满现象的依据。该书认为，“萨满教的萌生与发展，正是北方先民开拓寒土、征服自然的第一朵精神花蕾。萨满教观念中最突出的天宇物灵崇拜观念，而恰恰证明它萌生期相当古久。它是产生和迸发于萨满教

① 引自《世界宗教资料》1983 年 3 期载《国外大百科全书“萨满教”辞条选》，于锦绣等译。

② 引自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民族词典》第 982 页，“萨满教”条。《中国大百科全书》“萨满教”条（第 326 页），亦有相类解释。

产生初期的思维火花中的一点星光”，“特别是进入原始氏族社会母系时代繁荣时期，萨满教宗教活动从理念到崇拜对象乃至祭祀程式都已完备。萨满教进入成熟与活跃期”。^①

经考察，认为萨满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的结论，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对北方诸民族的生存史、宗教信仰史的考察与介绍，极为稀缺，是最大的谜阵。在陈旧的偏见中印象就是，北域极度苦寒，一年绝大多数时日，雪原无垠，朔风肆虐，过去考古事业落伍，便认为不可能适于人类祖先生存。若有古人的足迹，也绝不可能非常古远。应是古人类的一支，在获得抗御严寒的生存知识与能力以后，渐渐由华北等温润土地，为捕猎而踏入朔北寒野，并定居扩散开来。往昔，在北方民族文化遗存资料的发掘和提供方面，很少触及和介绍他们长久传承和保存下来的有关古老的母系社会生活形态的珍稀资料，尤其是对萨满教女神神话、祭礼等丰富蕴藏以及在北方的流传、影响等，披露得均相当少，寡闻罕见。也由于自清以来的大量地志等介绍中，多叙述萨满的家祭，成员多为近世的家长制下的男女成员。探讨萨满教原始文化和抢救、整理其文化遗产工作，仅仅是解放后和近代的事情。前苏联的考古发掘与萨满文化研究，亦多为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资料的封闭与缺乏，对北方民族萨满信仰的研究，必然出现某些偏见与不足。

正因如此，本书在论述萨满之前，很有必要对近现代国内外，在东北、北亚乃至东北亚地区的考古学发掘成就，做一概略回顾和鸟瞰。萨满是从遥远的荒古走来的神。正如英国著名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所言：“它即使不是和人世

^① 《萨满教与神话》第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一样古老，至少也和我们所知的人世一样古老。”历史的无数次变迁和年代重隔，今人是无法寻觅他们远古时的影迹。这只能也必须是要依赖考古学的帮助，去寻求北方原始先民的生存轨迹与萨满观念遗存。

过去原始文化研究，缺少与考古学的合作实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国内外近世纪的考古发现成果斐然，匡正了长期以来对北方人类生存史的认识，特别是为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研究开阔了思路和视野。首先，从国内外考古发掘中，令人信服地认识到东北乃至北亚、东北亚是远古文化遗存相当丰富的地区之一，证明人类原始祖先的一部分，很久远之前便生息和活跃在这里，艰苦卓绝，努力拼搏地开拓着原始生存空间。前苏联近世纪的考古发现，对入类北进的时限记录更加清晰了。据前苏联著名考古学家 A. И. 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远东考察，认为“西伯利亚一带最早有人类的足迹远在二十万年至三十万年以前，甚至要更早”^①。前苏联学者 A. И. 克鲁沙诺夫主编的《苏联远东史》中，进一步阐述东北亚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状况。认为，“人类最初来到远东地区极北地带之时约在更新世的后期，即萨尔坦冰川期到来之前（2.7—1 万年以前）。在那遥远的古代，现在的白令海峡尚为陆地，而且自亚洲去美洲的主要路线要经亚洲东北角和阿拉斯加。根据对美洲大陆北部进行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资料可以推测，大约在 4—2.5 万年前，或许时间更早一些，人类就进入了西半球。很可能美洲的首批移民当时尚处于古人阶段。”^② 我国考

① 新华社 1985 年 5 月 14 日电稿。

② [苏] A. И. 克鲁沙诺夫：《苏联远东史》。第 29—30 页。哈尔滨出版社 1993 年出版。

古工作者，对东北辽宁营口永安乡西田屯金牛山洞穴遗址的发掘，在我国考古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据新华社称，“可以认定金牛山猿人遗址属于更新世中期，出土的猿人骨化石约在二十八万年至三十一万年前”^①，“得知金牛山猿人头骨特征较同时期周口店猿人头骨特征进步，可能是处在猿人向智人转变时期的‘智猿人’”。有的专家认为，“二十万年至六十万年前，我国可能存在两支猿人，金牛山一支较为进步”^②。此条消息，被列为我国考古学界 1984 年头号新闻，推崇为当年国际科学技术十大发现之一^③。它有力地证明东北远古时代亦有猿人，素称朔方之野的东北，亦是古猿人生息的沃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庙后山遗址、鸽子洞遗址以及凌源八间房、榆树周家油房、安图明月沟、呼玛十八站等晚期旧石器遗址，以及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大量发掘，将众多原始人类生活形式及其观念，生动地展现出来，不仅有力地说明原始人类很早就足迹遍及北土，而且证实北方古人类生存开发史，不能认为是所谓的“大荒”、“冷寂”，而是相当遥远漫长。通过考古学途径，对古人类在北方繁衍生息、富有生机的众多遗迹的发现和考证，使我们认识了北方古人类观念形态的最集中的核心与代表——萨满教，所以能够孕生、发展、传袭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在开拓这块无垠寒土中，充满了极大的艰辛与挑战。“宗教是在最原始时代，从人们对于自己本身及其周围的外部自然的极愚昧、极朦胧、极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④。从北方考古发掘中证明，原始人的信仰观念产生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的论断，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确

①②③ 引自新华社 1986 年 9 月 13 日电稿。

④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